

痛史

第十五册

思文大紀卷一

弘光元年六月。靖口伯鄭鴻達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擬奉唐藩監國於閩省。十七日。至衢州。六師聚會。王乃秉鉞徇師而誓曰。嗟爾有衆。咸聽予言。昔有胡元。腥穢宇宙。汨爾黎民。以爲被髮左衽。黎民哀痛。無有甘食。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驅而出之。還於朔漠。天下欣戴。如出昏窖而睹日月。於今二百七十八年。帝十七葉。未有失德。而寇賊乘釁。覆我二京。將復汨我黎民。以爲被髮左衽。幽明人鬼。咸用痛心。予自早歲。憲慄是患。不憚危苦。以攖茲咎。而天未厭亂。不達鄙懷。今兩京遞覆。蠢爾又至。臨安監國不競。士民瞻烏。予念崇禎在御十有七年。勵精圖治。惟是舉錯拂於民心。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憲勸無章。以至今日。今諸夫子君子。閔念黎元。欲爲立主。不以予不肖。俾統六師。監此函夏。亦惟是賞罰勸懲。實用有章。功不可以。

倖取罪不可以倖卸。袞鉞之用。兆始于今。爾夫子君子各率多士。廣乃德心。其尙桓桓如熊如羆。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續我太祖之業。其有摧堅陷陣。拘執醜衆。獻力自著者。皆不惜茅土。奔世帶礪。盟之河山。其有私作寇攘。踰垣牆。誘臣妾。逸馬牛風。俱有常刑。其夫子君子。或不念上帝及我太祖。虞貳爾心。私卽慆淫。自營威福。暗干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殛之。自今以始。同力一心。以匡帝室。勗哉多士。咸聽予言。

又百官恭請監國。諭曰。孤聞漢家再墜。大統猶繫人心。唐室三喪。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勸。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胡元。功在百世。方十七葉。而虜彝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二十年以來。賊寇洟驚。孤未嘗兼味而食。重席而處。比方一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涕泗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

豈憂板蕩哉。今幸南安靖口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舞衣。一二文臣以春陵那
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立德。皆起於布衣。所遭絕續。
與大敵爲仇。而能正名舉義。躬承大統。况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
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明赫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祐其
子孫。猶未有艾也。書曰。與治同道者固不興。傳曰。得道者多助。自今孤總六師。一
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揆。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六月二十日。唐藩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

其文曰。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滲厲。
以迄於今。邇以賊寇陸梁。覆我二京。中原腥穢。未能自拔。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
道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茲嶺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聰睿。甲於天下。
生爲俊傑。子雨友風。伯虎仲熊。以驅逐胡馬。靖彼犬羊。猶掇之也。予昭大義。監國
於斯。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玄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閒關號召。不遑啓

處。惟上帝眷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爲叔鳩。襲封後。卽舉兵報仇。勤王啓行。以寇梗還國。崇禎九年。奉遷降之命。以越關擅斃送高牆。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闖賊之變。烈廟身殉。五月十五日。福藩卽位金陵。詔改來年爲弘光元年。隨允廣昌伯劉良佐奏。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御諱。革鍵於鳳陽高牆。十二月。賜復親王冠帶。送東粵閒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遷延時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至湖州。又至嘉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尙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唐藩監國。堅辭謙讓。乃睿撰揭帖。倡奉潞藩。又得慈禧太后之命。潞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勸進。面陳方略。不允。靖口伯鄭鴻達。面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

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閹弁之議。甘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適遇靖口伯會同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奏啟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關。抵浦城縣。

按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甯。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汚左袵。人鬼恫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唐王殿下偉略著於維城。玄風聞於主鬯。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當寇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荏苒則人化沙蟲。棲遲則家成荆棘。鄒邴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宛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鄒邴。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續高皇之緒者也。矧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伏乞俯循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鞏云云。

六月十一日疏上。答云。覽啓悲慟。義不忍聞。孤藩開自高廟。十代世篤忠貞。孤罹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奮血性。期圖報不負君親。敦請勤王。討父仇爲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復賜王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鑾雪恥。但愧微渺。徒耿赤誠。春秋之義意。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賢序實無一稱。監國之請。面諭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斷不敢當。共體守節真懷。不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乾坤再闢。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惟殿下欽明天縱。玄德日升。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缺。翠輦蒙塵。南轍之返無期。左袵之氣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臣仕。親在君王。拒羣工之敦請。令諭雖極冲虛。救萬姓之倒懸。監國終難他奉。伏乞仰思祖宗垂創之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扆之朝。以肅王綱之度。使吏士有所維屬。人心不至渙離。張我

六師掃清彝寇。躬行九伐。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民幸臣。六月十二日疏上。答云。
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封疆日促。狂彝日逼。監國攝政。固不可遲。但孤靜
淡自天。口虛非當。前諭甚明。豈飾觀聽。昨感所啟。業已具揭。但奉潞藩監國矣。彼
則以賢以序。眞其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彝謀。他啟斷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仁賢。兵燹之毒方
殷。共球之思逾迫。恭惟唐王殿下聰明亶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久樹桓文
之業。瀝血而謝君父。獨通姚媯之權。恭儉溫文。廓爾寬仁之度。聖神文武。翕然海
宇之歸。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
業之艱。退一尺卽失一尺。爲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卽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
固士大夫之節。神器不可以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樞。以臨魁柄。將義師
有主。昆陽成長者之功。醜虜望風。靈武覩聖人之烈。云云。六月十五日疏上。時潞
藩已具降書矣。令旨答云。覽啟。諸先生慄懥懇懇。謂皇鑾旣時不易返。潞藩復懼

清改圖。以孤勤皇雪父。大義久昭。况分國本於高皇。視孝陵情尤關切。監國必難他諉。三請詞意益殷。令孤進退均難。孤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口彝。內外沸鼎。交請敢再堅違。孤罪滋重。萬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卽諭地方官速遣專官謹守。然於出令用人在途猶難草草。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云云。

二十四日。令旨諭浦城縣。將孤發下旌直銀五兩。賜欽命禁旅勇衛水師總兵陳有功。復諭之曰。孤覽爾啓。爲之慨憤。自允監國之後。若一日孝陵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統舊疆未復。卽是孤負祖負民。如劍在心。如湯沃背。斷不與寇盜並立於天壤。該將啟內。勸孤節儉愛民。足徵忠讌。孤鑒千古。凡眞忠臣。必明指君之過舉。改正君身。天下自定。凡不言孤過者。卽僞忠也。孤纔至閩。見此啟本。卽是中興名疏。着發此啓。於靖口伯大張榜示。見孤汲汲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浦城縣知縣鄭爲虹。進大明會典一部。縣志一部。典史陳國元。進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令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本縣印佐迎送上司。止於郭外。敢有再行違諭迎送者。察出一體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蓋從典史陳國元之請也。從諫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書坊送綱鑑一部。續稗海一部。浙江通志一部。給價銀四兩三錢還之。

二十六日。朝見人民於建安監國。

令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氣。統一區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彝。仁涵義育。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北轍之恨。孤慚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清迫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無君。不獲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於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安。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玉輅。萃皇靈於渙散之後。出百姓於湯火之餘。云云。

令諭靖口伯鄭鴻達出榜安民於八郡一州。曰寡人布素一年。毫無煩擾。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支應。併一切斂課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骨見骸之時。寡人誓約已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擾口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務要公買公賣。敢擅取民間根薪粒米。卽時察啓請究。定然細打八十割耳游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件自備。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眞誠。爾官一體遵依。母負寡人拳拳至意。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極詔共四通。并繳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嘉悅。留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萬盼先生速至。便議戡定戰守。并監國禮儀。不可刻緩。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人主之本心。典非溢格。不准再辭。着卽祇受。稱孤恤軫至意。

今諭靖口伯鄭鴻達給守關兵餉二月。

諭文曰。昨據先生啓請關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嶺等關。業即俞允。兼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因親覩。今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概應支糧餉。除前欠糧未支。併先生賠捐己資代給者。併通算爲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今把關兵將二千名。卽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與現今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眞誠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酗賭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卽將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并歷來各將照級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并今自某月欠起。自今弘光元年正月起至六月止。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支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卽造進來。其發過犒銀。并支過該縣兩月餉銀。散完之後。再行造冊。

一面具啓。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宮生內長。從不諳習軍旅。併軍國大事。惟先生極力輔孤不逮。以全奉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福甯州小民罷市激變。時聞閩廣軍門劉若金欲駐札福甯。以抽洋稅。通州士民鋪戶粘貼不容進城。恐生騷擾。

二十九日。欽命鎮守福建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疋。漳紗五疋。葛布五疋。永春布五疋。軟紗五疋。啓曰。芝龍盥手跪誦唐王殿上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並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達手信。慎重之過。恐武備未周。致有窺伺。故意從迂遠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函會撫按司道。及縉紳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衆議亦云。只先監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差官鄒泰傳諭。欲居貢院。察貢院係山腋。稍雨卽有水。當以布政司爲行殿。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

蹕。卽與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睿慮。其諭旨賜芝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齎去。未及取啟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率誤。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也。云云。手詔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正在相信之淺深。啟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進衣着二十疋。孤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

南安伯鄭芝龍上箋勸駕監國恢復中興。

上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僅一隅。勢非昔比。况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忠。勳猷咸著。前靖口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倚。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盡忠。在朝則孤之心腹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膀也。前託總督守巡之任。孤倡血誠掃蕪。再復兩京。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於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急務。先生業預料理有緒。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卽孤不可辭監國。萬勿再辭。令孤傍徨無倚。切囑至諭。曲體孤心。孤業於閩省監國。閏六月初一日已過建甯。一切監國事宜。俱要備於擇吉之前。實期明祀。再續臣民復觀漢官。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司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挺、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夬。劉柱國。張晉徵。王莘。都司陳績。郭軻。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珪錫寵。宗支首重於維城。嘉紐儲祥。嗣服莫先於監國。殷憂啟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那。載輯景山之頌。誼旣班於臣子。念敢厚於君親。凡底雲天。共增慶慰。恭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治化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滑水之芳。錫玉輅以口榮。執桐圭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

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交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褊。負水憑山。閩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族。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於代邸。情克勵於瞻嘗薪臥。勢務充於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悲已深於集蓼。喜忽動於開熙。朝上國之麟圖。翳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德作求。永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亟向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伫慶遊麟巢鳳。云云。答云。孤允藩院公啟。定於本月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口口。共圖恢復。仰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斬。

閏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爲入省之咽喉。先是驛遞具有坐駕大船。祇候延建水次。上却不

用。惟乘民間所用之船僅載數人者。宮眷咸隨在焉。不張綵幔。不設鼓吹。岸旁觀者。皆舉手加額。以爲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養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鄭芝龍。迎上於舟次。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驛朝參。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駕臨該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唐藩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御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靖口伯臣鄭鴻達。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臣張肯堂。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屯鹽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芋。都司僉書臣陳纘。臣王承恩。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尚寶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佺。科臣陳燕翼。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穿素服待罪。皇上寬仁。憐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問。且欲亟用之云。